

枝叶情



● 李祝尧

枝叶情

李祝尧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枝 叶 情

李 祝 尧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2 1/4 插页2 字数254 000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 7-5306-1151-8/I·1056 定价: 6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枝叶情》是河北省作家李祝尧继《村夫情》出版之后，又一部反映农村改革的力作。它以中国北部金龙县这个半山区为背景，突出描写了农村实行“大包干”、实现温饱之后，家庭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；传统的经营思想、习惯、做法与现代化农业的商品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；小农经济思想、旧的传统观念与先进的科学技术；干部之间争权夺利、以权谋私与立党为公、勤政为民等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，塑造了在改革大潮中各式各样的人物，热情歌颂了任涛、牛耕野、马驰、冀剑锋、牛卉、张一民等县、乡、村党员干部，带领群众大胆改革，积极探索奔向小康之路的革命精神和辉煌业绩。

《枝叶情》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，高昂凝重的笔调，曲折生动的情节，朴实生动的语言，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展现了改革时代雄浑壮美、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第一章

1

春节刚过，大年初二子夜，整个金龙县城在经过了两天两夜的兴奋、喧闹、欢腾之后，带着满身的疲倦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，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，悄悄地，静静地，无声无息……

此时，县长牛耕野正在昏然大睡，鼾声如雷。他太累了，太乏了、太困了。自从过了腊月二十，他先是走京下卫，到大城市，到大专院校，到科研单位，去走访那些曾经为金龙县经济发展做过贡献的领导机关、金融物资部门以及厂长、经理，教授、专家，他虽然坐的是桑塔纳轿车，柔软舒适，但整日的颠簸，使他骨酥筋软；不停地说话，连续地喝酒，使他唇干舌燥，嗓子沙哑。回县以后，已接近春节，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慰问驻军、慰问离退休老干部、慰问劳动模范、慰问烈军属、五保户的活动。除夕晚上开过迎新春联欢晚会之后，他没顾上回家，便到工厂去慰问在第一线坚持生产的工人和干部，直到大年初一早晨八点在县广播站向全县人民拜过年之后，才带着红肿的眼睛和疲倦的身躯回家，一碗饺子没吃几个，来拜年的乡局干部们、亲戚朋友们便又涌上门来，说话、吸烟，寒

寒暄，闹闹嚷嚷，直到傍晚院里才静下来。老伴儿张文贤刚给他盛上饭，他没看一眼便歪在沙发上睡着了。老伴儿想叫醒他，让他吃了饭再睡，看看他那疲倦的面容和长得老长的花白胡子，又不忍心打扰他。摇摇头叹息道：“都五十挂零的人了，还这么玩命地干，哪受得了啊！”

牛耕野真是困极了，一气睡了两个连轴转，直到正月初三太阳爬上窗棂，他才从梦中醒来，揉揉惺忪的眼睛，慢腾腾地穿起衣裳。老伴儿听见里屋有响动，才蹑手蹑脚地从厨房里走进屋来，笑眯眯地问：“睡醒了？”

“真解乏呀！”老牛舒张舒张胳膊，冲老伴儿说，“嘴怪干的，倒碗水来。”

文贤倒碗水端过来，见他起了满嘴燎泡，心疼地说：“这么大岁数了，光知道东跑西踮，连口水也顾不上喝，现在火气都攻到嘴上来了吧？”

“那就给我两片VB2。”

牛耕野喝完水，吃了药，推门出来，见房上、地上积了尺把厚的雪，一扫连日的疲累，惊喜得叫起来：“啊哈！一觉睡来了一场大雪，今年这叫开门大吉，瑞雪兆丰年啊！”

“你睡了一天两夜，这雪下了两夜一天，电视台说36毫米呢！”

老牛听了文贤说他睡了两夜一天，有些急了，问：“今天是初几？”

“农历初三。”

初三该上班了。老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刷牙、洗脸、刮胡子之后，紧喝了一碗小米绿豆稀粥，披上他那褪了色的军大衣便旋风般地走了。

牛耕野走出家门，一阵风裹着房上刮下来的雪沫子，摔打在脸上、脖子里，他感到有些冷，不自觉地裹紧了大衣，迎着凛冽的北风往前走，只见路上、街上、房上、树上以及电线上，全是闪光耀眼的皑皑白雪，整个县城银装素裹，美丽极了。他心头充满欢喜，在尺把厚的松软的积雪上吃力地移动着脚步，嘴里呼哧呼哧地吐着一团团雾气。沿街职工干部和市民们都在紧张地清扫街道，熟悉的人们在和他打招呼，他也不时地双拳一抱道：“春节好！”

县府机关的大院里的雪已经扫起拉走，干干净净。节后第一天上班，人们来来往往，互致节日的问候，嘻嘻哈哈，热闹非凡。牛耕野和人们点点头，道声：“你们早！过年好！”便走进二楼自己的办公室，开始翻阅办公桌上堆积的那一摞文件和报纸。

他刚拧一支叶子烟点着，还没顾上吸两口，桌上的电话便响起来。他拿起话筒，电话是县委书记黄之夫打来的。两人互道节日问候之后，老牛说：“我让市府办公室问一下各乡镇的雪情，会不会给群众生活带来什么困难。如有问题，咱们分头去看一下……”

黄之夫对雪情没有多大兴趣，他关心的是刚才地委书记肖月亭打来的那个电话。今早上班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整理因过节而积压的那一堆文件和报纸，想把它们先浏览一遍，然后再按轻重缓急分类处理，还没看几眼，电话便笃笃地响起来。尽管他有些心烦，还是顺手拿起话筒，原来是地委书记肖月亭打来的，阴沉的脸马上便漾起了笑容，惊喜地说：“肖书记呀！春节过得好吗？……我呀？光喝酒喽！……身体还顶个儿，一天喝两场，一场喝半斤没问题。肖书记，我啥时

候请你喝一次酒呀？……”

黄之夫闲嗑了几句牙之后，便郑重其事地问：“肖书记，刚上班就来电话，有什么重要指示？”

对方在认真地说着，黄之夫拿起支笔在台历上认真地记着。他生怕听不清楚，不断地重复着：“任涛，28岁，省委冯哲民副书记的秘书，来挂职锻炼，任县委副书记……”

话筒里又清晰地传来了肖月亭的话：“之夫，你先给几个书记通个气，然后我亲自去宣布！”

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黄之夫兴奋异常。省委副书记的秘书要来他手下当助手，这就必然给他与省委领导之间加强联系、增进了解提供了方便，也可以说为他的进一步升迁搭上了一道畅通之桥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已顾不得再收拾文件和报纸，顺手拨通了县长牛耕野的电话，迫不及待地把这喜讯告诉他。

牛耕野对这个消息也感到喜出望外。他兴冲冲地说：“这么快呀！说来就来了，这小子够雷厉风行的。”

从牛耕野的口气里，黄之夫感到老牛知道这消息比他早，顿时心头掠过一丝不快，顺口问道：“牛县长，这消息你早就知道？”

“是啊！”牛耕野毫无隐瞒地扯开粗门大嗓，“春节前他给我来过一封信，说已向省委申请下放锻炼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呀！”

省委副书记的秘书为下放锻炼的事先给牛耕野来了封信，说明他们不仅早就认识，而且关系还挺亲密。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这又在黄之夫心里升起疑团。他试探地问：“牛县长，你与任涛早就认识？”

“岂止认识，还很熟呢！”

“啊！他是……？”

“他是我的学生。”牛耕野说，“小学五六年级是跟我上的呢！”

“噢！”黄之夫长吁一口气，轻轻放下电话，刚才的喜气已荡然无存……

2

任涛挂职下放的消息，犹如一颗石子投入金龙河，在金龙县引起波澜，成了人们在街道上、在商店里、在家庭和饭店的饭桌上议论的话题。特别是在县委和县府两大首脑机关对这事比社会上关心得多，议论得也久。因为他们要在这个县委副书记手下工作，开会，下乡，办事，写材料，许多事都要跟他打交道，都要接受他领导，他的脾气怎样，性格如何，工作有没有魄力，理论水平高不高，写作能力强不强，容易不容易接近，喜欢不喜欢文体活动，这些则是两大机关特别是县委机关干部们所关注的。他们到地委办公室了解，找县长牛耕野打听。老牛笑笑说：“这些我也说不清楚，他上任后一接触就全清楚了。”

牛耕野尽管这样说，他心里想的却比同志们多得多，也深得多。吃了大年初一的饺子长一岁，他已经年满五十三岁了，屈指算来，再干六、七年就要卸任退休了，到年底这一届已满三年，到了换届的时候了。他这个五十年代入党、参加工作的老共产党员，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很少去想，下届他想退下来，让他干什么都无所谓。他所考虑的是金龙县的“帅”，是谁当县委书记。现任县委书记黄之夫来这个县已经七年多，论

岁数，四十五岁正当年；论学历，大学本科毕业，又是学工业企业管理的，也满适应新时期的任务和要求，但他身上有不少毛病，群众威信不高，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，再干一届没问题，但群众不一定拥护他。再说，他不想在金龙县久待，想再向上爬一个台阶。管党群和政法的副书记叫崔凡，是三把手，大专学历，办法也不少，年龄将近五十，似乎大了一点儿，但这不是主要的，要害的问题是他的精神状态不好，近几年有一种厌政情绪，经常说不想干了，想退居二线，这怎么能挑起带领全县40万人奔小康的重担呢？

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他接到了任涛的一封信，说已向省委申请挂职下放，要求到金龙县来工作。这消息使他非常高兴！任涛在小学是他的学生，从小聪明懂事，后来上了中学、大学，还经常来看他，他眼瞅着他长大成人，只是在他被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，特别是跟省委副书记当秘书之后，由于工作忙，脱不开身，才来往少了。这次他来金龙县，莫非领导想把金龙县一把手的担子将来交给他？如果是这样，他赞成。只有一点他不放心：毕竟岁数太小，肩膀头有些稚嫩，再说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也太少啊！又一想，这次省委领导决定让他挂职下放，不正是为弥补他的缺陷吗？只要他有决心，肯吃苦，同志们再帮他一把，他的肩头会硬朗起来，农村工作经验会丰富起来，到时候兴许问题不大。

若说牛耕野为任涛挂职下放表示欢迎的话，那么，任涛的到来给黄之夫带来的却是喜忧参半。他有着勃勃的雄心。他在二十三岁大学毕业之后，就为自己的一生设想了一个规划：三十岁当公社书记，四十岁当县委书记，五十岁当地委书记。凭着他的聪颖和善于奉迎领导意图的长处，他取得了领导的好感和

信任，基本上按自我规划实现了自己的理想。下半年换届他希望能上一个台阶，地区尚缺一名副专员，他早就盯上了这个位子，觉着自己挺有希望。按业绩，金龙县在全地区虽然不数一数二，但也在上游；论个人条件，全面衡量起来，在全区十七名县委书记中名列前茅；论与地委书记肖月亭的关系，也比别人略胜一筹。只是总有人告他的黑状，给他带来一些麻烦，但因有肖书记保驾，没闹起什么乱子。这次任涛一来，再给他与省委冯副书记挂上关系，上一个台阶很有希望。就是退一步说，即便提拔不了，保住这县委书记的位子一定不成问题。这是任涛给他带来的喜。说到忧，是怕自己给任涛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传到省委那里便毁了他的一生，这是其一；其二是怕提拔不了，在换届时任涛夺了他县委书记的位子。他分析过：牛耕野年过半百，不可能提拔。和他竞争这把交椅的对手只有崔凡一人，不用说崔凡早就流露出不想竞争的念头，即使想争个雌雄，崔凡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无论是在工作能力、工作业绩上，还是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和人际关系上，黄之夫自感占着明显的优势。只是这个任涛他估摸不透。这个年轻的大学生，二十八岁就已是副处级秘书，一定有非凡的才能；再则来自省委领导身边，根子比他硬得多，取而代之他不是没一点儿可能性。想到这里，他有些怕，既怕提拔不了，更怕从金龙县第一把交椅上跌下来。现在他位居全县40万人之首，不用说他在各种会议上否定了别人的某些意见之后，就是在开大会排座次，登报排名次的时候，他都有一种权威感和荣誉感。当一把手不仅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意志和才能，而且出人头地，能给全家甚至自己的亲戚朋友带来荣耀。因此，他翘首企盼的是继续升迁！官高一品压死人嘛！未曾想，春节刚过便杀出一个程咬金，任涛挂

职下放的消息把他坐的这把交椅撞击得摇摇晃晃。原来，他并没有把任涛的到来放在心上。心想，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干部下来，充其量不过是锻炼锻炼，镀镀金，混个一年半载，一走了之！后来越想越感到此事并不一定那么简单。任涛的到来不仅给他带来了挑战，而且给他带来了严重威胁。在机关，他终日愁眉苦脸；晚上回到家来经常唉声叹气。爱人石秋竹以为他病了，关切地问：“之夫，身体不舒服？”

他摇摇头不言语。

“工作中碰上难题了？”

他坐在沙发上沉默，懒得回答。

石秋竹慌了，忙跑进屋来，摸摸他的头，急切地问：“你倒是怎么了？”

“你穷嘟囔个啥，烦死人了！”黄之夫没好气地发泄一句，抬屁股走了。

石秋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诚惶诚恐地追出来：“你这是干啥去？”

“你甭管！”黄之夫硬梆梆地扔下这么一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……

黄之夫每当特别高兴或是闷闷不乐的时候，他脑子里总要闪现出一个女人，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女人。

这个女人叫艾薇，在他手下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。

艾薇原来在县招待所总服务台值班。黄之夫来金龙县任县委书记，最初单身住在招待所。他见艾薇长得细高的身挑儿、圆圆的脸蛋挺俊气，说话又是那么甜美，一口一个“黄书记”叫得他心里怪痒怪麻的，特别是那两只含情脉脉的大眼睛，总撩拨得他心里掀起一种难言的情绪。

一天傍晚下班后，忙碌了一天的黄之夫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便回房间休息。走进招待所前厅，在总服务台上正巧碰上艾薇。艾薇向他甜甜地一笑，给他一个飞眼儿说：“黄书记，今天晚上该我值班，有事尽管吩咐，我住在203房间。”

艾薇这甜甜的一笑，这含情脉脉的飞眼儿和这声招呼，在黄之夫心里搅动起狂涛巨澜。他觉得这里边充满了挑逗和勾引，是年轻荡妇向他发出的调情信号，因而那激动的心绪怎么也压抑不住，平静不了，墙上的石英钟已报过零点，他却没有一点睡意。他想去敲开203房间的门，又觉得不免有些唐突。自己来金龙县毕竟才一个多月，与艾薇认识的时间太短，交情还不深，一旦自己判断有误，岂不会插下姜子？但他又一想，这是一块送到嘴边上的嫩美的鲜肉，今夜如不吃上一口，岂不是终生遗憾？于是，他壮了壮胆子，蹑手蹑脚地来到了203房间门前。他见房间里黑着灯，门上挂着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，又犹豫了：自己身为县委书记，如果在这县府招待所里传出桃色新闻，岂不毁了自己的前程？他踌躇片刻，欲举步返回。这个203房间，准确地说这房间里睡的这个美人，象块巨大的磁石，又象一条强有力的绳索在牵引着他，使他双脚动弹不得。经过一番激烈而且暂短的思想斗争，他终于排遣了顾虑，鼓起了勇气，在203房间的门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
“谁？”房间里传出了一个女人梦醒后的反问。

“是我，老黄。”

黄之夫尽管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艾薇从语声里知道是县委书记黄之夫，顿时困神飞上九天，赶紧翻身下床，也顾不得穿上外衣，便匆匆打开了房门，眯起笑眼问：“黄书记，有事？”

黄之夫见艾薇只穿一身粉红色的内衣，白玉似的酥胸和浑

圆的玉臂袒露在外面，心脏不由地一阵狂跳，他想猛扑过去，还是被闪电式的强有力的理智制止了。他背过脸去，低声命令：“快穿上衣服！”

“黄书记，你怕啥！”艾薇娇滴滴地说着，一手把他拽到房内，“我知道你喜欢我。”接着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
尽管艾薇已经把房门锁死，尽管房间里的灯有些昏暗，黄之夫在这玉美人面前仍不免有些害怕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？”

“从你的眼神儿里。”艾薇说，“我也喜欢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也是从你的眼神里。”黄之夫说，“咱俩第一次见面，四目相对，迸出了火花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艾薇没有回答，她扑到黄之夫的怀里，抚摸着他那宽厚的胸脯说：“人家都说眼能传神，眼会说话，果真不假。”

“这就是心犀相通，心心相印啊！”黄之夫说罢，把艾薇紧紧抱住狂吻起来，艾薇就势关了昏暗的壁灯……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在慌乱中，黄之夫与艾薇错穿了裤衩。

时过不久，艾薇向黄之夫提出：“黄书记，调我到县委办公室吧？我不愿在这个伺候人的地方。”

黄之夫出于多方面的考虑，说：“这样恐怕不大好吧？”

“有什么不好？你要关心我的前途啊！”

“我是怕别人说三道四……”

“你怕我不怕。”艾薇一脸恼怒，“你要是要我，我可……”

艾薇咄咄逼人的口气，一下子使他想到了那条落在这个女人手里的裤衩，不由得出了一头冷汗。他知道这是个隐患，多次找艾薇想换过来，艾薇总是不肯：“已经交换的礼物，哪能要回去，留个纪念吧。”

在艾薇的手里抓着的这条把柄，黄之夫怕极了，他怕惹恼她把这事张扬出去，答应了她的要求。再说，自己又何尝不愿让艾薇留在自己身边呢！于是调她到县委办公室秘书科，没过两年又被提升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，俩人来往更密切，更名正言顺了……

黄之夫走出家门，迎着大雪后的寒风，大步流星地来到艾薇家门前，正欲举手按动门铃，那只手却象触电似地落了下来。此时，一股冷风裹着房顶上的残雪袭来，灌进他的脖子里，凉得他打了个激冷，胀热的脑袋也顿时冷静下来。心想：若是艾薇的爱人冀剑锋在家怎么办？他要问我来干啥，我可说啥呢？他暗自摇摇头，感到刚才的举动太唐突了，这简直有失于一个县委书记的身份。于是，他急转身，仓惶地走了，幸好有夜幕遮掩着，过路行人没有认出他。尽管这样，他仍出了一身虚汗。

他来到县委大楼。这里除门卫和值班室还亮着灯外，一片漆黑，一片沉寂。进大门时，门卫孙老头和他点头打过招呼，上得楼来没碰上一个人。他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，拉开灯，坐在转椅上点着一支阿诗玛，便开始给艾薇家拨电话。

按规定，只有县委书记、县长、政法书记、公安局长等少数领导人，因为工作需要准许公费安装电话。黄之夫考虑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，建议县委常委、副县长家里全部安上电话。这个建议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通过了。他为了和艾薇联系方

便，想给她家也安装一部电话，但她的级别不够，这样做既显鼻子露眼，又容易引出是非，于是给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的正副主任家里都安上电话，这样就不显山露水了。

黄之夫给艾薇家拨了两个号码就又把电话放下了。他告诫自己：你慌什么？要冀剑锋在家你说什么？这个问题确实应该事先考虑好，不然忙中要出差错的。他皱着眉头抽了一支烟，才胸有成竹地又拨起电话。

艾薇家的电话拨通了，是她那十二岁的女儿妍妍接的，对方问：“你是哪儿？”

“县委。”黄之夫说，“是妍妍吗？你爸爸在家吗？”

“爸爸在乡里，今天没回来。”

“让你妈接电话。”

妍妍叫来艾薇。她已经听出是黄之夫，拿起话筒便问：“黄书记呀！有什么事？”

“也没什么事，只是心里闷得慌，想找你唠唠。”黄之夫说，“我怕冀剑锋在家不方便，特用电话侦察一下。”

县委书记办事也这样嘀嘀咕咕的，艾薇在电话里开怀大笑起来：“黄书记，冀剑锋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？人家以乡为家，不到星期天不回来。你就放心大胆地来吧！”

艾薇向黄之夫交了底，他放心大胆地来了，艾薇在门口接着，也用不着再按门铃了。

黄之夫脱下雪花呢大衣，坐在待客室的沙发上。艾薇洗了一盘苹果和梨，拿起刀子削着，见黄之夫满脸的不悦，便问：

“出啥事了，怎么看你不高兴？”

黄之夫没有直接回答她，开门见山地反问道：“你说这个任涛下来会怎么样？”

这句话问得没头没脑，艾薇听着无头无绪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于是试探地问：“你是说要从省委来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呀？”

黄之夫点点头。艾薇噗嗤笑了：“我当什么大事呢。那个任涛不是说下放锻炼吗？”

“但他挂着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呀！”黄之夫为了引起艾薇的注意，特意把“县委副书记”几个字说得很重。

艾薇那两只机灵的大眼一转悠，猜透了黄之夫的心。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依我看你是多虑了，你那担心是多余的。”

“人家可是省委的干部呀，而且是省委副书记的秘书，根子硬得很哩！”

黄之夫警告似地提醒，并没引起艾薇的重视。她轻松地一笑：“黄书记，我看你是胡涂了。你想，人家在省里工作条件多优越，下来官儿也没升，就是提个正处级，人家也不愿到咱这穷乡僻壤小县城来呀！再说，任涛的对象在省报当记者，他这次下来对方投了反对票，而且非常坚决，你想他会呆长吗？”

“噢！”黄之夫觉得艾薇分析得精辟透彻，敲在了点子上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笑模样：“你怎么连他对象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呢？”

“这都是领导栽培的结果嘛！”艾薇戏谑了一句，“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‘要领导当好参谋和助手，必须搞好调查研究’吗？这是我托在省委工作的同学亲自打听来的，信息绝对可靠！”

“我的宝贝！”黄之夫刚想对艾薇用亲昵表示感谢，艾薇给他使个眼色，告诉他：“妍妍在里屋做作业，今晚不能放